



巨人丛书
朱伟杰

神秘的伙伴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I247.5 / ZW9 I247.4 / 10

巨人丛书

98.4.6 JUREN
CONGSHU

神秘的伙伴

朱伟杰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周 晴

美术编辑 庄俊豪

侯强华

责任校对 沈丽蓉

技术编辑 火正宇

神秘的伙伴

朱伟杰 著

杨宏富 插图 刘泽岱 封面图

陶雪华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 插页8 字数92,000

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000

ISBN 7-5324-3135-5 / I · 1329 (儿) 定价: 9.10元



作者简介

朱伟杰,男,48岁,江苏作协会员,现任昆山市教育局副局长,曾在广阔天地滚过一身泥巴,又在水乡古镇执过教鞭,业余时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,近年个人及与他人合作,出书20种,200余万字,在《巨人》发表的中篇小说、散文有5部。



目 录

神秘的伙伴 1

在希望的田野上 71

后记 152

神 秘 的 伙 伴

1

龙小星突然失踪了！

2

当苗校长气吁吁跑来告诉我这个意外消息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

“不会吧？我下班回家以前，还见过他呢！”

“真的不见了！今天我和叶老师值日，晚自修点名时发现他失踪了。”

“宿舍里找了吗？”

“叶老师叫同学们分头在校园里找过了，就是不见他的

影子。估计是溜到街上去了。”

我的心紧张起来——一个聋哑儿童随便跑到街上，万一发生意外可就糟了！听说去年就出过这样的事：有个学生欺侮小同学，老师批评了他，他一赌气，溜走了。老师们纷纷出动，四处寻找，有的摸黑骑了二十里地自行车找到他乡下家里，还是不见踪影。直到深夜十一点半，才接到医院的电话，说是有个聋哑儿童被车子撞伤了，正在抢救——我怕发生类似的情况，马上撂下饭碗，就要往外走。

“慢——”苗校长拦住我，“别着急，先吃了饭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今天，或者是最近，龙小星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？”

“这……”我沉思起来……

龙小星是我任教的二(1)班学生。他今年十二岁，身材长得特别瘦弱，比同龄的女同学还要矮半个头。他的相貌也很奇特，头发蜡黄，就像一丛乱蓬蓬的小韭芽；眼珠蓝莹莹的，有几分像外国人。

在班级里，龙小星就像一只胆小的老鼠，整天不声不响，不像其他同学，虽然不会说话，但嘴里咿咿呀呀噪声不断，扰得人头昏脑涨。他的成绩很不景气，老是徘徊在六十分上下，上课时从来没有主动举手回答过问题。同学们大多看不起他，不愿和他一起玩。他呢？似乎习惯了孤独，常常喜欢一个人到校园角落里去，一呆就是好久，谁也弄不清他在想什么、干什么。

这样的—一个学生，在老师的心目中是不会占据多少位

置的。做他的班主任半年多了，我只是例行公事地给他批改作业，指出他作业中的差错，很少和他单独交谈，更何况，他并没有学会多少聋哑话，要谈，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在班上从来没有表扬过他，至于批评么，也仅仅只有一次——

那是一个月前的一天下午，班级里上自习课，我正在办公室里为学生抄写放大课文，班长曾凡突然来报告说，龙小星作业不做，离开教室好久了也没回来。

我放下毛笔，带着曾凡到校园里找他。找到操场东北角树林边一间堆放杂物的破旧的小木屋前，才发现龙小星竟爬在一棵高大的老桑树上。

曾凡指着他告诉我，龙小星好几次都把桑叶采到宿舍里，放在枕头边睡觉。

真是莫名其妙！我板着脸把龙小星叫下树来，要他把手中的桑叶扔掉。他并没有听从我的命令，反而小心翼翼地把桑叶塞进了胸前的口袋中。

“快扔掉！”我大声呵斥他。

尽管我没有打手语，但聪明的曾凡已经从我脸上领会了我的意思，冲上去没收了龙小星的桑叶，甩在地上又踩了一脚。

这时，我发现龙小星蓝莹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似乎是痛苦的神情。当然，我并没有兴致去研究他为什么会对桑叶有这样的偏爱。

曾凡推着龙小星回到教室里，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批评

了他一顿。他低着头伸出小拇指——这是表示承认错误的手语。

打那以后,他一切仍然是平平常常的,再没有出现过任何引起我注意的事情。

今天,龙小星默生词错了不少。下班前,我把他叫到办公室,让他作了订正。尽管他的差错比以前有所增加,但也不见得有什么反常,我懒得花力气去斥责他。

没想到他竟会无缘无故地失踪了,真叫人难以理解
.....

我默默地摇了摇头,一口饭含在嘴里,半天没咽下去。

“这样吧,”苗校长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,看了看手表说,“我先去通知其他老师,各处去找。你吃完饭再出去找找看吧……”

说完,他匆匆地走了。

3

夜深了。

路灯散发着黄澄澄的光芒。

街上行人渐渐稀少了,偶尔有几辆自行车丁零零地驰

过,更增添了深夜的空旷和宁静。

整整三个小时,我几乎走遍了县城的所有大街小巷,甚至连医院的急诊室里也去转了两回,可就是没见龙小星的影子。

我为龙小星,不,确切地说,也在为自己焦虑。我是他的班主任,万一他出了什么意外事故,我怎么向领导交代?怎么向家长交代?尽管我的两条腿沉重得难以抬起来,尽管找到龙小星的希望越来越渺小,但我仍然漫无目的地在走过几遍的街上慢慢向前寻找着。我只觉得多走一些路,仿佛就能减轻自己的一份歉疚和责任。

龙小星究竟会上哪儿去呢?会不会躲在校园的哪个角落里,而老师、同学们一时粗心大意,竟没有发现他呢?

想到这儿,我顿时长了力气,疾步向学校走去。

聋哑学校在东门路上,坐北朝南,西面是一个街心花园,东面是一家工厂的仓库。据说这儿原先是一片乱葬岗子,直到七十年代初才陆续修起了一些建筑物,办了这所聋哑学校。

学校学生不多,六个年级就一百多人,但校园面积挺大。走进校门,迎面是一株高十多米的雪松,两旁是冬青、画廊和草坪。接着就是一座三层高的教学大楼,大楼后面是两个篮球场。再往里走,左面是两排学生宿舍和食堂,右面是体育活动室、电视室和校办缝纫工厂。大操场在宿舍后面,它的东面是一个土岗子。那儿古木参天,形成了一个树林,似乎还保留着原来的天然风貌。至于土岗的北面围

墙边，就是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和那棵绿荫如盖的老桑树。

我一边赶路，一边在脑海里把学校的每一寸土地“过流水帐”，猜测着龙小星可能躲藏的去处——似乎每一块地方都可能找到他，但又都没有把握。

校园里一片漆黑，唯有大门口传达室却灯火通明。

叶老师和门卫顾老头正在屋里议论着什么，见我走进校门，忙迎了出来：

“陆老师，你也没找到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“咳，都怪我老糊涂了，怎么没看见龙小星溜出校门呢？”顾老头不住地为自己的失职而懊丧。

“你真的没看见他溜出去？”我的心中升起一缕希望。

“说实话，吃了饭我就坐在门口听收音机，半步也没挪过——不过，也难说，谁知道他会不会从我眼皮底下溜走？上一次那个……”顾老头说着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。

叶老师接着说：

“刚才苗校长从派出所打电话来说没找到人，我看今天恐怕是没希望了，还是明天再说吧。”

“不！”我要过他手上的电筒，“兴许龙小星还躲在校园里，让我再找一找。”

“还有什么指望？我都搜过了！”叶老师推了推滑落在鼻尖上的眼镜，“别说是个大活人，就是一只跳蚤也该找着了。”

我没吭声，按亮了手电，向里面教学大楼走去。

叶老师咕哝了两声，也跟了上来。

每一间教室、办公室都又搜了一遍，没有！

体育活动室、电视室、校办工厂也查了个仔细，没有！

走进学生宿舍，连每个学生的床铺底下都照了照，仍然没有！

食堂、厨房里也没有！

斜穿过操场，我们爬上了土岗子。

淡淡的月光透过浓密的树枝，在地面投下了斑斑驳驳的圆影；夜风掠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不禁使人浑身发凉，幸好有叶老师陪着，我才没有牙齿打颤。硬着头皮在树林里兜了两圈，结果并没有新的发现。

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土岗北面的那棵老桑树上——但愿龙小星因为采摘桑叶，不知不觉在树根旁睡着了。

但是，我找到的仍然是失望。

老桑树下除了有几片散落的枯叶，哪儿有龙小星的影子？我把手电光投向葱郁的枝叶，惊飞了几只夜宿的小鸟。它们扑棱棱地蹿向夜空，在身后留下一串尖叫，吓得人汗毛直竖。

我惊魂稍定，无意中把电光照向了围墙边的小木屋——说不定藏在这里！

我刚想往前走，叶老师一把扯住了我：

“回去吧，你不要钻牛角尖了！这小屋废弃了多少年了，里面全是乌七八糟的破家什，龙小星能钻进去吗？”

我用手电把小屋扫了一圈，只见墙壁上爬满了青苔，屋

檐下挂满了蛛网，小木门也闭得紧紧的——是呀！这样的去处，一个素来胆小怕事的孩子，深更半夜会钻到里面去睡觉么？我猛地想到刚才惊飞的宿鸟，万一里面再蹿出野猫、野狗什么的，不要把人吓死吗？

.....

回到家里，孩子丹丹和阿婆早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我躺在床上，尽管浑身骨头酸疼得像散了架子，但却仍然辗转难眠.....

我暗暗埋怨自己——天知道怎么会听从了苗校长的鼓动，同意调到聋哑学校当老师，半年多来，碰到的麻烦事真是太多了。

以前，我在普通小学教书，每天除了八小时上班，其余时间尽可以自己安排，但在聋哑学校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——

这个学校的聋哑学生，一部分来自本县各个村子，大多从邻县甚至外省市远道而来，全都寄宿在学校中。他们缺乏健全人所具有的听力和说话能力，缺乏独立的生活能力，有的还缺乏正常的理智和起码的常识，你得多花几倍的力气去教育和管理他们。尽管如此，学生还会常常给你捅娄子。

记得我刚当班主任的第一天，学校搞开学大扫除，班里的几个同学将基建用的自来水皮管拖进教室，把课堂冲成了一片汪洋。我上去阻拦，由于手势不通，几乎被浇成了落汤鸡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还有一次，我值夜班睡在学校里，突然听到操场上传来一片脚步声和咿咿呀呀的怪叫声。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，连忙披衣出去查看，只见七八个学生正在跑步。我一看手表，天，才半夜两点四十分！我批评他们不遵守学校纪律，他们指指白亮亮的天空，乱哄哄打着手语回答我：“天都亮了，应该早锻炼了！”我啼笑皆非，好容易才把他们赶回宿舍休息。

在教学中，老师所要花费的精力也就更多了。健全学生很容易掌握的一些词语，聋哑学生有时却怎么也搞不清。他们闹出的差错，不是叫人笑出眼泪，就是让人气破肚皮。就说龙小星吧，有一回，他在造句中写道：“老师咩咩叫了。”我打手语对他说：“书本上说小山羊咩咩叫，老师是不会这样叫的。”他订正道：“今天老师不咩咩叫了。”我又教了一遍，可他还是写道：“今天老师咩咩不叫了。”就为这句话，我花了整整半个小时，才让他弄明白。

今天龙小星突然失踪了，而且去向不明。虽然苗校长一再吩咐我不要着急，但作为他的班主任，我怎么能安心睡得着觉呢？

但愿明天能找到他……

但愿他不要出什么危险……